

英文扶輪月刊讀者投書

譯自 2017 年 11 月份英文扶輪月刊

八個字

國際扶輪社長萊斯禮在八月的社長文告中，表達他憂心我們「無法順利傳達我們工作的廣大範圍」。之後，他問道：「扶輪做什麼事？」我想要提供一個英文八個字的答案。這個簡潔的答案是由三個問題而來：

我們做什麼事？我們在哪裡做事？我們如何做事？

考慮：我們做什麼事？改善生命 (improve people's lives)

我們在哪裡做事？地方及全球 (locally and globally)

我們如何做事？透過服務 (through service)

這樣一個著重使命的宣言凸顯我們的行動導向。我們明白我們是一個有領導力的團體，看似有單一的重點：那就是透過服務在地方及全球改善人們的生活。

如果我們用亞特蘭大市長卡辛姆·里 Kasim Reed 在國際扶輪年會中所使用的混成詞 glocal(全球地方)，便可以把我們的宣言簡化為 6 個字。我們的扶輪六個字定義為：Improve people's lives, glocally, through service(透過服務，在全球及地方改善人們的生活。)

在我們持續努力發揚扶輪精神時，你可以選擇——八個字或六個字。

美國明尼蘇達州村舍叢林扶輪社
Joseph J. Kovarik

清楚聚焦

我認為國際扶輪社長萊斯禮強調氣候變遷及環境永續性的重要這點令人振奮。全球環境惡化的影響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項威脅。想到未來世代在地球的生活會變成何等模樣便令人覺得不安。



有些人認為要減緩氣候變遷勢必會影響到經濟發展。所幸，這並非事實。有人提議的一項策略會讓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機會、讓空氣和水變得更乾淨、並大幅降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這個策略叫「碳收費及分紅制度」，簡稱碳分紅。有兩個組織——無政黨立場的「公民氣候遊說聯盟」(Citizens' Climate Lobby) 及保守的「氣候領導會議」(Climate Leadership Council) 締結策略聯盟——倡導這個以市場為基礎、收支相抵的策略。YouTube 上可以找到該會議的泰德·霍斯德 Ted Halstead 13 分鐘精彩的 TED 演講，介紹這個策略。這個策略絕對值得你花時間研究。

氣候變遷的接受度和行動確實符合四大考驗。我們採取任何減緩氣候變遷的行動都可以確保扶輪過去在所有焦點領域的投資，並在未來推動更成功的計畫。

美國威斯康辛州史蒂文斯角扶輪社
Kathleen A. Brazaitis

各環保的解決方案

我誠心建議 Anthony Terrasi 重新思考五月號的文章〈你的健康有危險〉(“Your Health Is at Risk”，社員投書，九月號)。在健康出問題後，我們可以且應該採取因應措施，可是健康風險的原因常需要政治行動或倡議。

我憶起自己曾在厄瓜多爾一處水泥廠附近的村莊的健康診所工作。我們發現那裡上呼吸道疾病的發生率比正常高。我們能夠把症狀治療到某種程度，可是卻是等到該村莊組織起來抗議空氣品質，且該水泥廠改變之後，村民的健康才獲得大幅改善。

這樣的環境議題經常是社區健康的根基，就像全球暖化及它的影響一樣。要發揮更長遠的影響，用政治解決方案來處理較大型的問題，是有必要的。

美國密蘇里州羅徹波扶輪社 Timothy Carson

「啊哈」的徹悟時刻

我加入扶輪不久，在史蒂夫·亞爾蒙 Steve Almond 所寫的〈心即是我〉（“The Mind's I”，八月號）一文當中，我看到高度的智慧。我現在是一個「復原中的老師」（也就是某一個人試著弄清楚未來人生要做些什麼），我試著寫札記來消除教書對我身心的影響。當關於教學的想法閃進我腦海時，我寫下主題，當我在書寫時，我讓我的思緒自由馳騁。我對自我、對教書這個職業、同事、學生、我的家人——許許多多的事情——都有更深入的體會。亞爾蒙對無意識心靈的見解，在我鑽研意識流的過程，無異是醍醐灌頂。我發現書寫、信賴、以及有勇氣探索表面之外的事物，促使我每天幾乎都有驚呼「啊哈」的時刻。我對於我為何成為今天的模樣，我如何把童年的感覺和經驗與成年生活連結，都瞭解更多。這種感覺很棒。

美國賓州潘恩堡扶輪社 Eve M. Puhalla

自覺的資本主義

讀到安德魯·貝克 Andrew Baker 的〈資本主義能拯救世界嗎？〉（Can Capitalism Save the World?”，七月號），感到十分驚喜。雖然我對當前「說故事」的風氣不以為然，我發現這篇文章的「頓悟」故事，可以讓人認識現代資本主義作為目的驅動及價值觀導向之企業模式而非慈善捐款的來源。

致力於改善社會的物質及道德水準對扶輪

社員來說十分耳熟能詳。1907 年，扶輪草擬的第三項宗旨：提升社區「最佳利益」以及「散播公民尊嚴及忠誠精神」。此後，經過幾十年，扶輪的民間工作由事業及專業人士的菁英團體所推行，代表本組織在地方、國家、及全球層次最顯著的特色。

自覺的資本主義這個最近才新創的概念，事實上根源於相當遙遠的過去。然而，有人呼籲要重新思考將這個概念應用在當前世界，這是值得考慮的。我不知道自覺的資本主義是否會對社會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依我之見，這個主題對扶輪社員來說，無論最後會作成什麼結論，都十足具啟發性。它至少提醒我們在人道行動中，我們策略計畫的核心上——會開創新的發展潛力，而不僅限於施捨。

義大利熱那亞扶輪社 Giuseppe Viale

友誼的橋樑

我在 1985 年搬到美國阿拉斯加州東南部，隨後即加入扶輪。從那時起，我便瞭解到阿拉斯加對美國全球關係的重要性。我想到好幾件事，就從當時擔任國務卿的威廉·賽沃德 William Seward 斡旋之下，從俄羅斯移轉阿拉斯加給美國的原始緣由說起。鮮少人知道這部份是為了與俄羅斯建立關係之故，它畢竟是美國的近鄰。

將扶輪引進俄羅斯的最初行動事實上在蘇聯瓦解前就已經開始。1988 年，3 位瑞典扶輪社員要求蘇聯駐瑞典大使安排聽眾聽他們談論扶輪運動。世界各地許多扶輪社員努力將扶輪帶到蘇聯。最後，我們 5010 地區涵蓋了阿拉斯加、加拿大育空 Yukon、以及俄羅斯。這就是努力促進世界和平！大約同一時間，阿拉斯加飛往俄羅斯的第一次「友誼班機」啟航。大約有 70 名阿拉斯加人搭乘這架飛機，也是徹底翻轉蘇聯的蘇維埃開放時期所進行的大型文化交流之一。今年的 10 月 18 日乃是阿拉斯加移轉給美國的 150 週年紀念日。

美國阿拉斯加席卡扶輪社 Jeff Budd